

# 叩访大散关

◎王晓飞

东西南北四方有雄关险隘，八百里古关中才固若金汤。我们穿越秦川，驱驰数百里叩访一处古关，便是横在眼前的雄关，曰“大散关”。

所以称为大散关者，因是周朝散国之关隘也。大散关在秦岭北侧，位于今宝鸡市南郊秦岭北麓，是秦蜀驿路上的重要关隘，是古关中的西大门。秦岭是长江黄河的分水岭，大散岭则是秦岭西段的一处分水岭，它分开了清姜河与嘉陵江。大散关居于岭的最高处，雄关漫道，控制着陈仓古道之北端，扼秦岭南北交通之要冲，古代乃兵家必争之地。

叩访古之散关，见姜水萦流其间，山川之汇，所谓“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荆襄，西控秦陇”，为秦、蜀往来的咽喉要道。古诗曰：“峭仞奔霆会益门，乱峰中袅一丝行。更登大散岭头望，无数群山此处迎。”诗句里既写有心情之亢奋，也写有大散关的崎岖与险峻。

散关道也就是陈仓古道，关中达于汉中、巴蜀，散关道是古代秦蜀间的交通要道。散关道在唐代辟为驿路，是秦蜀连接西南的纽带，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望巍巍雄关之隘口，深谷陡峭，山势峻险，两侧有崖壁对峙，号称“一线天”，真乃“蜀襟陇匙”“川陕襟喉”也。古人说，“北不得散关，无以图汉中、巴蜀；南不得散关，无以图关中。”刘邦当年采纳韩信之策，明修褒斜栈道，经散关而暗度陈仓，与楚争霸就这样取得先机，建立大汉王朝。



朝。诗云：“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这是曹操西征张鲁途经此地所吟。诸葛孔明兵出陈仓道，要啃散关这块硬骨头，久攻而不克，无奈改走褒斜道，兵发五丈原，遗恨落星湾。吴玠吴玠兄弟率兵死守大散关，曾多次大败金兵，金兀术中箭，铍羽而归，让大散关声名远扬。

陆游有《山南行》诗，诗云：“国家四纪失中原，师出江淮未易吞，会看金鼓从天下，却用关中作本根。”他曾从南郑出发，在前线和南郑周边广元、汉中、宁强、两当、凤县等地来回穿梭，广元道上的飞石铺、桔柏渡，凤县的黄花驿，大散关自然有他的足迹。他北上古陈仓，金戈铁马，亲赴作战一线，走过“渭水秋风夜”，看过“岐山晓雪天”。诗中有

酒、有歌，有眼泪、有伤感，有金戈铁马的雄壮，也有仰望苍天的悲怆呐喊。

登上烽火台，大散关之险峻尽收眼底，想那遥远的冷兵器时代，占领重要关隘，可以决定战争的成败、百姓的生死、国家的存亡。烽火台居高修建，与地面用铁梯相连，爬上铁梯，站稳脚跟，四处张望，风劲云飞，气象万千。我在想，秦拥有四面雄关，“关”没有保住它千世万世；唐拥有四面雄关，“关”也未让他王霸长安。我想起了孟子的至理名言：“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站在千古雄关，看不到朦胧的江南烟雨，看不到平坦的中原沃野，看不到厚重无垠的

大漠，崇山峻岭之间，只有巍峨的千年雄关！大散关传世的诗篇，没有丝毫的秀气与温婉，从诗行间翻飞出的，只有屹立千年的冷峻与磅礴。“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这沉郁奔放的抒怀，洋溢着浓烈的爱国情怀，难道不是对千年雄关最好的纪念！

当年伏兵的古道，早已成为著名的宝成铁路，列车在这千年古道上发出有节奏的回声。我在想，如今的大散关不再是“关”，而是一个历史文化的符号，秦岭古道上一个灿烂的笑靥。

生态补水水源，已列入陕西省水利发展“十三五”规划，这是我省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水利工作会议精神的具体体现。

近年来，陈仓区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和林业部门对通天河水库淹没区的土地、树木及房屋等附属物进行了实际勘察登记，水库前期工作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省、市、区有关部门领导频繁深入实际考察指导工作，移民安置规划等项目的细化获批，通天河水库动工为期不远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凤阁岭将会成为湖光秀美、旅游发达、果香飘飘的文旅胜地。

# 通关河的记忆

◎孙积福

我生于通关河之岸，长于通关河之岸，享受了通关河母亲般的恩惠，也目睹了通关河水给人们带来的无情灾难。

春天，我在父辈的带领下在通天河岸边的河滩里搬石头、修水渠、拉稻地，向河滩要地要粮；夏天在河水中游玩洗澡，如果遇见暴雨天气，披上蓑衣，拿起锄头，冲向稻田，将洪流引入稻田淤地；秋天，我和乡亲们无数次与洪水抢夺劳

动成果，洪水曾多少次将农田和庄稼冲走。那时我想：何时能将这条苍龙“驯服”，使它再不危害人们，让它更好地为人们所利用。

记得有一年引渭渠水源严重不足，我向陕西省委、省政府提出修建通天河水库的建议，没想到得到了重视。省水利厅一行四人驱车来凤阁岭镇约我座谈，他们表示修建通天河水库可以惠及两市八县区，

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好事情。通天河水库被正式立项。后来我还从宝鸡市水利局设计的一本书里了解到，宝鸡市政府要建一个自来水厂，让宝鸡市区人民吃上优质的通天河水，从那以后勘察人员络绎不绝。

2017年秋，省水利厅和设计院一行人前往通天河察看水库的选址工作，最后将坝址选在泉义河流入通天河的下端。通天河水库工程作为渭河

“纷纷红紫已成尘，布谷声中夏令新。”耳畔隐隐传来布谷鸟的声声啼叫，原来夏已迈着轻盈的步伐，从春曲未尽的余音里悠然走来。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云：“立，建始也，夏，假也，物至此皆假大也。”“假”即“大”之意，“立夏”表示告别春天，是夏天的开始，意思是说春天播种的植物到这个时候已经直立长大了。不信，你瞧！漫山遍野不再是春天的姹紫嫣红，生命之绿开始粉墨登场，关中大地呈现出一片绿的海洋。麦田里，头

顶硕大穗儿的麦秆翻滚着绿浪，恣意烂漫，每一株都有自己的姿势和模样，每一株都洋溢着欢乐和喜悦。它们手挽手、肩并肩，组成了浩荡的阵列，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麦香味。宋代诗人赵友直写了一首《立夏》诗：“四时天气促相催，一夜熏风带暑来。陇亩日长蒸翠麦，园林雨过熟黄梅。”寥寥几句，写尽了春夏之交的田

# 一抹熏风立夏来

◎絮蕊

园风情。

此时节关中大地南山北塬，山清水秀，树木葱茏，蜿蜒连绵出淡绿、翠绿、墨绿不同色调的绿色绸缎，令人感受到大自然美轮美奂的壮丽景象。

《礼记·月令》篇中曰：“蝼蝈鸣，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夏日的风一吹，气温就明显上升了，那些隐藏在灌木丛里的蝈蝈、蚱蚱们开始躁动不安，它们带上“乐器”，趁着月色三三两两来到田间地头吹拉弹唱，为夏日的到来高声欢呼。而田埂上的野菜、菜园里的瓜果不甘落后，争相出土，日日攀长，用自己的方式迎接夏的到来。

“立夏不热，五谷不结。”炎热的天气常常使得人们大

汗淋漓，但对农作物来说实属馈赠。在艳阳的照耀下，田间的水稻、小麦们你拉着我、我牵着你去赶赴那一场场热浪，好吸足阳光的热量，为一年的储备打下坚实的基础。伴随气温的升高，大自然的降雨量增多，农人们心里溢出喜悦之情。

立夏，叩开了夏日的门，万物进入快速生长的季节，大地在色彩斑斓中醉倒，像一幅自然、和谐的田园风景画，像一首婉转、动听的歌谣……

# 榆钱情浓

◎张新宇

朋友在微信朋友圈晒出了一盘食物，并留言“榆钱饭熟了，快来吃”。朋友的榆钱饭把我的思绪牵回到了清贫而快乐的童年。

“东家妞，西家娃，采回了榆钱过家家，你一把，我一吧，榆钱可以当饭茶……”童年时唱过的歌还在，但奶奶院子里那棵承载了我童年无数欢乐与向往的老榆树却早已不在了。

记忆中老家院子里的榆树，枝干努力地伸展着，朝着太阳的方向生长，粗糙的树干上有着斑驳的岁月痕迹。树上那一嘟噜一嘟噜的榆钱散发着清甜的香味，阳光透过树枝折射出碎银般的光泽，有蜜蜂在树上嗡嗡地采蜜。一串串的榆钱，颜色碧绿，形状扁平且每片挤挤挨挨在一起，就像古代的一串串铜钱。

小时候放学回家，我们兄妹总是凑在一起，在榆树下打转转，头仰得高高的，眼巴巴地望着树上的榆钱，期盼大人们快点忙完手里的活来给我们摘榆钱吃。等到奶奶忙完锅灶上的活计，踮着小脚拿着钩镰过来时，我的口水都已经吞了好几回了。奶奶用钩镰钩下细长的枝梢，我们就一窝蜂地挤上去，两手并用地捋，每每总是第一把就塞进了自己的嘴巴里，轻轻地嚼几下，那清甜的汁水润进喉咙，连五脏六腑都是榆钱的清甜，那种香甜使得我们每一个人的眉眼都是弯弯的。而奶奶每次都是喊着：“不急不急，慢慢吃，吃饱了往篮子里捋啊。”而我们总是一边吃一边往篮子里捋，因为我们既想吃生榆钱，也想让奶奶给我们做香香甜甜的榆钱饭吃。

奶奶把采回来的榆钱洗净、晾干，和玉米面掺和在一起，给我们做成了榆钱饭。第二天上学的时候，我们各自手帕里包上一大块，给自己要好的伙伴分享，这是我们清贫的童年时代表达友谊的一种方式。在我小伙伴们共同分享、共同成长的过程中，这样共食加固友情的剧目也曾经久不衰竭地上演。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左邻右舍也常常来我家手里捋榆钱，奶奶总是很热情地为他们搬梯子、拿钩镰。那时候，榆钱饭的香味会在村子里持续好几天。

再过一些时候，榆钱老了，叶片显得干瘪卷曲，于是奶奶就把地上枯落的榆钱叶片扫起来，拣拾干净，晾晒后收起来，我们有个头疼脑热的，她就会给我们冲水喝。长大后我才知道，榆钱具有健脾安神、清心降火、止咳化痰、清热利尿、降低血糖和胆固醇及杀虫消肿等功效，主治失眠、食欲不振、热伤、小便不利等疾病。原来，小小的榆钱，在满足人们味蕾享受的同时，还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老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榆树被砍掉了，而我的奶奶也永远离开了我。但是，奶奶和老家院子里那棵曾经的老榆树却盘根错节地长存于我的童年记忆里。

朋友的那盘榆钱饭，让我想起了我的奶奶，想起了和奶奶共度的美好时光。

艺文志

风物志



# 小院槐花香

◎张泽慧

老家的院子后面有一棵洋槐树，从我记事起它就在，不清楚是什么时候被种下的，也不知道它在那里站了多久。

小时候的盼想很纯粹，期待着洋槐花的盛开，被大人做成槐花团子，或是微微晃动枝干，看着花儿簌簌落下，掏一把，再吮吸一口它的清甜。这时，奶奶定会对我说：“花落了一地，你都不知道扫一扫……”每次听到，我就吐吐舌头、做个鬼脸，逃之夭夭。奶奶虽对我感到无奈，但脸上总是露出宠溺的笑。

去年五月份，和父母回了一趟老家。推开后门，看到槐树盘曲着黝黑的枝干，调皮的花骨朵如白雪般被风拂落，纷纷而下，落了一层又一层。我猜想它们可能是欢迎我的到来，站在树下，望着它，我又摇了摇，它纹丝不动。抚摸着它发皱的皮肤，几经岁月更迭，它在长大，也在衰老。

奶奶已经去世六年多了，她离开的那天，漫天大雪飞扬。如今，这棵树还在。以前，奶奶总是拿着扫把，一下又一下，清扫着槐花的一生，又好好像扫着她的一生。可现在，它静静地待着，不哭也不闹，也没人打扰，除了偶尔鸡鸣狗叫

外，它还是它，随性地开着。树看着奶奶，奶奶也看着树。或许，无数个孩子不在身边的日子里，奶奶也是这样出神地望着它吧，两个寂寞的灵魂相互陪伴，在无声的时光交错里，相互支撑。

奶奶拿着扫把叨扰它，顽皮的孩子欺负它，这些都构成了它生命中的一段时光。而后无人问津的日子里，虽静谧，但它也是孤独的吧。物是人非，它见证了一轮又一轮的四季，见证了沧海桑田的变化，见证了牙牙学语的孩童长大成人，见证了一位老人生命行至暮年。

它或许也偶尔沉溺在这满是烟火气的世俗中，或许也偶尔想念以往岁月的喧闹，或许也期待我和父母下次的到来，在它开花或不开花的日子。

回到县城后，收拾行李时，看到大伯送的一袋槐花，拿出一簇，细细地嗅着，香气怡人。可比起小时候摇落的花，终究是少了点什么。再次闻到花香，我又想念奶奶了，想念回不去的岁月，还有那碗槐花团子。

今年初夏，槐花盛开，我就要回去和它说说话，或者，只是和它待会儿，陪陪它也好。